# 金鋼鑽

農孫題

社址法租界寧波路十號

第四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 出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廣告刊例）「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 中縫分三段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 「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


## 國產 天廚味精

「味精」在化學上原名谷氨酸鈉（即鮮之元素）係著名化學師吳蘊初氏潛心研究、乃得其製法、純從麥類提取菁華、既潔淨、又滋補、極鮮美、爲調味所必需、裝潢美麗、可作餽贈禮品、攜帶便利、旅行者尤屬相宜、發行以來、頗受社會歡迎、推爲國貨之明星、本埠各大南貨舖食物店均有經售、取值甚廉、愛國諸君盍購試嘗

收回空瓶 大每只洋五分 中每只洋四分 小每只洋二分五

製造廠 上海天廚味精廠 滬南新橋浜南首

總發行所 英界福建路四五二號張崇新醬園內 寧波路總經處江西路雙街永泰豐海味號



上海游民工廠基金還本債券 第壹獎五萬 陰歷九月十九日 陽歷十月念八日開籤 購請從速



## 全毛緯巾

本廠應時出品不惜巨資採辦上等北地羊毛聘請專門技師監製麒麟牌商標各色男女緯巾物美價廉定價克己歡迎選購訂購交貨迅速備極歡迎 乾興工廠總發行所 二馬路石路東首○字九十三號 電話中央一千五百三十七號



## 三元牌白蘭地酒

三元牌白蘭地酒爲法國都南名廠製釀久已盛行歐洲現時裝瓶者均是十餘年之陳酒味和氣香與衆不同誠爲最上品之佳釀也

上海愛多亞路四十五號 法商吉利洋行


## 全國小說名家專集

本書內容專以當代各位小說大家信札中的筆跡彙集成[illegible]諸君得到小說大家的手跡已是可貴而今竟把全國小說名家的手跡完全得到價值之貴自不待言愛讀小說的朋友眞不可不買一部存看 [illegible] 本書詳知可也無從探索如今有了這一部書愛讀小說的朋友就可如願 [illegible] 嚴美孫先生 [illegible]


## 大方醫院

本院特備各種注射藥 專治內外婦孺耳鼻喉 花柳科每日上午送診 下午門診五時至七時 出診

（診例）送診不取診金 門診六角 出診三元三角 路遠酌加

（院址）法租界太平橋小菜場對面

（電話）中央二五六二號

雙十商標 國貨牙刷

質料堅固 式樣時新 經久耐用 人人歡迎 定價低廉 批發克己

上海模範工廠露佈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諸君愛戴羅克眼鏡 請至遠東眼鏡公司

山海關路南興坊東方美術印刷公司代印




## 繪圖自由花範

李涵秋先生將近絕筆之傑作

本書係涵秋生前傑作○敘述新社會婚姻問題○男女自由[illegible]

■本書細目■



第一回 辦學堂婦婦發私囊 造校舍窮儒逢際遇
第二回 放暑假才女賦新詩 得家書閨娃拒婚約
第三回 遇惡探險詐殺人 謁算觀般勸獻計
第四回 擇會險掘強辭職 貪宿舍妻非工識
第五回 女教員抱屈助知見 小學生被誘走他方
第六回 僕婦作伐弄躍燒 癖務結婚增笑劇
第七回 說媳石愁九莫諱 怕灼彈迎避不違
第八回 假悔婚戀長論半 異使氣救員挾毒
第九回 善逢迎卻露綿權心 生監羨李氏進往打
第十回 過知己盃酒鐵心貴 勸臺思客寫聽雨看
第十一回 粉香居無意遇被 花燭夜有心毆餘
第十二回 老羞成怒口會償姝 歡喜未完風波陡客
第十三回 鼠言風豔斷腸花肆 酒綠燈紅同鳴鳥起
第十四回 愁小妹婦頭發讖 阿妝肆口論自
第十五回 盜盧學巨金求俠謂 慈暗殺遠道探仇由
第十六回 殺子求榮良心喪客 施寵成病盡物妝入
第十七回 才子錫名鎚花枕盡 憐娃使勤潑鬧釘生
第十八回 半浴園作人會友 嫁安里校役失縱
第十九回 勵貞操問借赴東 半良友怨怨歸故
第二十回 師生結契肺膽傾洋 黎女同心說言調里
廿一回 動義犧議設美人談 母情書大起階風倪
廿二回 洩陰謀銷滅風流對 得佛理聊爲月且波
廿三回 斷忍絕義苦憶門巢 拳智進才頻投尺許
廿四回 墮愛河一成一敗庭 闊嘉禮宜室宜家素




每部實售一元零五分（定價大洋一元五角）（外埠寄費加一角）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發行 各省分局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發售



## 實驗保腎固精丸

[illegible] 醫院化驗 官廳備案 [illegible]

價目 每盒一元 每打十一元 [illegible]

經售 全國各埠藥房均有

社 愛華製藥會

本埠經售處 英大馬路永安公司 四馬路太和藥房 法大馬路老仁濟林公司 四馬路五洲大藥房 西新橋街濟華堂 新增南洋巴達經理處振林公司



##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本月份出版廣告

滑稽新史 出版 快看最新出版最有趣味之長篇滑稽小說首尾多有十六回洋洋十萬言描寫社會[illegible]

古書大觀 四集出版 [illegible]



## 帆船商標 立退腳腫丸

子襄題

治腳腫最有神效 發售多年，治愈者不下數萬餘人，[illegible]

總發行所 上海二馬路 濟華堂製 [illegible]


## 華繹之農產養蜂公司先行露佈

本公司定於十月念四日即舊曆九月十五日開幕先設養蜂一部出售新式各種蜂箱美國式搖蜜機器深淺繼箱普通蜜刀蒸汽蜜刀隔王板雄蜂驅除器紫銅噴煙器各式面罩精製巢礎捕蜂籠以及另星養蜂用具定購意大利蜂種蜂王另蘗批售自製枇杷花蜜紫雲英蜜及土產蜂蜜黃蜡代辦歐美各種養蜂器具倘蒙惠顧竭誠歡迎併請賁臨參觀爲荷其餘養鷄及農產各部絡續組織一俟完備再行定期開幕特此附告

地址 上海英界愛多亞路六百八十八號大世界東首斜對門 電話中央三四八二號

## 我替田中玉說句話
（商濟）

臨城刼車的罪過，推來推去，都推到田中玉一個人身上去了，督軍做不成，只好做個將軍，誰知外國人還是不答應，連將軍也不許他做，我倒替他有些不平起來了，刼車的案子，究竟不是田中玉自己幹的，管他倒霉，做了這個山東督軍，不差，臨城在他所轄的境內，出了這種案子，地方官長，應當負責，那末這位前任直魯豫巡閱使現任大總統曹三先生呢，難道他不是地方長官嗎，爲何他倒可以不負一點責任呢，曹三先生登極，外國人都去覲見，田中玉做不成督軍，就連將軍也不許他做，外國人未免忒殺勢利了，有人和我說，你別替田中玉着急，他督軍雖然做不成，將軍是一定不會取銷的，你祇要把曹錕做比例，自然就知道了，曹錕做總統，不做巡閱使，與田中玉做將軍，不做督軍，算得是一式一樣，田中玉做不成將軍，曹錕還做得成總統嗎，曹錕爲自己起見，一定要庇護他的，我說這話不對，田中玉的調做將軍，在前清說起來，就是明升暗降，那裏能比得上曹三先生呢，他却哈哈大笑道，這樣說來，曹三做總統，你當他是明降暗升嗎，究竟是升是降，現在不必說，你將來總有一天可以知道的，

## 肅璧膝墨

乙卯八月，袁世凱之帝制機關報，曰亞細亞者，出版於滬濱，其第一日報紙，刊一時評，殊自矜許，其最得意之語，則以亞字中心之空白十字形，與耶穌十字架及近世之紅十字赤十字諸會，相提并論，意謂帝制救國，其功不在耶穌救世下也，其寓誕亦甚矣，彼報之封面及市招，皆出李梅庵手筆，作漢體，於亞字中心着一黑點，見者咸以爲怪，吾友瀛公素善諧，當指謂予曰，譬猶此白十字上之黑點爲何物，予莫能對，瀛公曰，此炸彈也，蓋是時民黨旅滬者，人人欲甘心於彼報，炸彈恐嚇之函件，日必三數起，故瀛公云然，聞者一笑而已，無何，拋擲炸彈事起，有人往告瀛公，曰，君言驗矣，瀛公曰，未也，更俟數日，必有第二炸彈案出，人問何說，曰，彼報兩亞字中，各有一白十字，即各有一黑點，其象爲兩炸彈，今才發見其一耳，閱者仍笑置之，閱數日，果又喧傳彼報社中，有拋擲炸彈事，雖幸未至爆裂，然白十字中兩黑點之預讖，[illegible]之一段趣話也，

袁氏籌備帝制令下，南方民黨，圖謀起事者，無地無之，各省軍民長官，日夕惴恐，防範不遺餘力，然對於中央政府，仍必日發一電，報告轄境平安，其狀可憐，其情實可鄙也，予故爲無題兩首以刺之，詩曰，風撼疏欞夢已驚，是誰欬嗽又輕輕，虧儂徹夜提防過，未肯郎前說一聲，蛾眉何事妬風流，妾自寬心百不憂，但願濃歡消受得，便拚小命爲郎休，閱數日，上海護軍使鄭汝成被刺死，聞者以予詩末二句，適成語讖，皆戲謂曰，君殆今之預言家乎，實則予何敢爲預言家，彼擁護帝制者，自有取死之道耳，

洪憲帝制，以民國五年元旦發表，其前數月，袁雖未即帝位，然已密令京外各大吏，上疏稱臣，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爲最先稱臣之一人，又以奏疏中有臣黎元洪字樣，大爲黃陂所詬責，時人疑屈有隱癖，因稱之曰屈臣氏，至今傳爲笑談，其實彼時稱臣者，幾已舉國皆是，試一檢民國四年秋冬間之政府公報，陛下微臣之字句，紛綸滿目，稱功頌德，千手雷同，其明證已，時予有治秋小詞二首，即爲此而作，詞曰，夢魂已分入高唐，隔座先傳賦語香，事不教人心背癖，一聲聲妾一聲郎，柔情無限意忡忡，「訴盡相思萬種情，忽地呼郎終覷腼，妾身猶自未分明，雖謂侃未免已甚，然彼時醜態如是，不能爲之諱也，

## 報界之不幸
（筱紅）

不論大報小報的編輯人，對於自己所編的報，每天必做一段短評，如快活林的獨鶴，申報的瘦鵑，時報的倚虹，到了發稿的時候，不論怎樣[illegible]總要做上一篇，就是說到小報，不論那一種小報，也總有編輯人的著作，獨有某日報附屬性質做爲贈品的那張某小報的編輯，自命爲報界之雄，他的著作很是少見，讀報的人，大家紛紛推測，有人說，貴人事忙，或者是懶于下筆，有人說，什麼叫做懶于下筆，簡直是胸無點墨，要想下筆而不能下筆，報界中有這種人來濫竽着，也是報界之不幸啊，

## 特別文範
（春夢）

一個詩人的死（徐玉諾）

（從文學週刊第八十一期選出）

青白的月光直射入幽靜而且平安的一羣處女們正在酣眠着的房中，一切都是死一般的沉默着。

在紫色的呢氈上，她們有些露着嫩白光潤而且豐潤的臂膊，有些露着柔美的胸膛和窈窕的下體；她們的美髮都亂蓬蓬的披散在頰邊和額下；她們的呼吸一回一回更微細一回。

只聽得窗外雜草叢中，小小促織的琴音與那細風吹動嫩葉的微影，和着大自然心脈的跳動，在那裏湍漾着。

在這樣奇異的姑娘們酣眠的房中，一個詩人慢慢的走過，他自以爲他的生活已經滿足，於是他的兩眼漸漸合起，呼吸漸漸低微；他那心靈的跳動也漸漸的緩，漸漸弛緩，終於停息了。

實在連一首小詩也不曾留給世人——一個詩人死了。

許日，我勸普天下的詩人們，千萬不可看見處女們的窈窕的下體，因爲你一見便要死。

## 集錦小說 江南大俠（一）
（濟商）

在抵制劣貨風潮最激烈的時候，三陽公司總經理徐偉臣，忽然被人暗殺了，這不是一樁驚心動魄的案子嗎。大偵探許英士，從三陽公司出來，他的腦海中間，風輪也似的不住轉動着，心裏起了無數的疑雲，兀是解釋不開，他在那一條長而寂靜的街道上，踽踽獨行，這時候是陰歷十一月的下旬，西北風括得像虎吼一般，天上連星光都沒有，祇有街旁幾盞半明不滅的路燈，照着他向前行走，他把頭上的呢帽，按了一按，又把大衣上很闊的皮領，拉了起來，遮住了面部，帽子和皮領的中間，祇露出一付又圓又大的羅克眼鏡，兩只手插在大衣袋裏，低着頭匆匆向前走，心裏却暗暗的想道，這件案子，真可算得離奇極了，十一點鐘的時候，還有人見他，和他講話，一刻鐘頭之後，就被人暗殺了，但是據醫生檢驗後的報告，說他被害的時候，一定在十一點鐘之前，那末這個與他講話的人，難道是活見鬼嗎，據管門的人說，十點鐘以後，更沒有什麼人出入，那末這個凶手怎樣進去的呢，凶器是一把很銳利的刀，把他腦袋割下來了，血流滿地，情狀十分可慘，最奇怪的，便是這腦袋竟擺在一只大花瓶裏，這花瓶一向供在客堂內天然几上，瓶裏還有小半瓶的水，供着幾枝臘梅花，論這瓶的容積，便是兩三個腦袋，也放得下去，但是瓶的頸項很小，祇有茶碗口粗細，四面和瓶底上，又光滑完好，並沒有一條裂縫，這腦袋怎樣擠進去的呢，而且據公司中人說，客堂裏邊，大家不住的走出走進，却並不見有人移動這花瓶，要不是凶手留着一張字條，誰也想不到這腦袋會在花瓶裏的，後來硬生生把花瓶打碎了，方纔把腦袋取出來，這不是奇怪極了嗎，……論徐偉臣這個人呢，也的確有取死之道，誰教他爲虎作倀，專販劣貨呢，前幾天還聽得他奔走京津，興高采烈，正在介紹一筆賣國的借款，論起他的行爲來，實在是死有餘辜，我要不是爲着職守所在，誰耐煩去替他偵查這椿案子呢，他想到這裏，忽然[illegible]一動，這時[illegible]正走到一盞路燈底下，他急忙站定了，回過頭去，四下一看，除了他一人之外，街上冷清清地，簡直連影子都沒有一個，他把呢帽拉下來一看，奇了，這呢帽的邊上，那裏來的一條白紙，他把紙條拿在手中，就在燈光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小字道，

你自以爲本領很大，可以担任這一件案子嗎，我勸你還是歇歇罷，你若一定要着手偵查，恐怕你的腦袋，也要和徐偉臣一樣，江南大俠警告

（以下請大可續）

## 啞謎
（隱謎）

有戲作啞謎者，以品字爲謎面，射古人三人，中者贈預言雜志一冊，下註射者請勿開口，祗示手勢，將此品字顛倒錯亂，終歸消滅，則得之矣，一人見之，揮臂而前，斷品字之首一口字，移於二口字之下，復趨步而足撕左首口字移於右，終則兩手作張弓勢，將三口字一齊撕落，携彩而去，蓋一爲揮戈返日之魯陽，一爲逐日之夸父，一爲射日使落之后羿也，

## 羊腸十里
（眼天）

新出版的上海繁華報，發刊詞中，有一句道「羊腸十里」，按他的文義看來，却是說的上海，哈哈，像上海南京路愛多亞路這樣闊的馬路，還算是羊腸，這位主筆先生的眼界，眞不小啊，

## 評劉質疑
（民解）

某報載署名「守拙」之捧程劇評，謂靳秋之紅拂傳中，有「慢快二黃」一段，「慢快二黃」之名詞，甚爲新穎，如何唱法，守拙君能不吝賜教否，


## 體虛白濁丸

身體虛弱之人，房慾過度，腎關不固，初起點滴，若不早治，年久不止，病因體虛，精傷故有淋濁之患，每日所流白濁，即人之精血，夜時流出名曰遺精，日中流出名曰白濁，此皆不出乎腎虧之範圍，本醫生因於斯研究極靈極妥之良方，名曰體虛白濁丸，以止白濁，並服清[illegible]丸，包愈斷根，永不再發，每料[illegible]元，料二元，每料六盒，五元，無論十年八年之老白濁，另服立愈，痊癒斷根。如患花柳白濁，服之黃化。高丸價目全上。外埠函購郵寄費加一。上海三馬路大舞台東首德和製藥公司程鳳生醫生督製

南京踏地球場 心照相館 開幕紀念廉價 一月照相八拆

火爐 新由美國運來大小新式火爐數十餘種，購諸從速，價可便宜，電費二五折，又可租用，各種新式電燈泡價特克己，請惠顧諸君早臨試之 大馬路大中華電器公司啓 電話五千一百念號




## 廣告式的著作家
（海鳴）

這一段文字，他原文并還沒得這般清楚，是經過那位主任先生大筆修改後才登出的，至於那篇投去的小說，不消說，又是到字紙簍裡歸隊去了，但如此已很能使劉伯齡驚喜欲狂，非常滿足，就趕忙送到他父親帳桌上去，本來他父親只求賬簿上有他兒子三個名字，他也只能認識那三個字，文章的長短好壞和性質，原是莫明其妙，這樣輕描淡寫的賞上劉伯齡三字，在他父親看來，只以爲是一篇高妙得很的文章，并是他兒子初出茅廬第一次到文壇上的大著作，自也很替他歡喜，趕快就掏出兩塊雪白晶亮的袁世凱來，塞給他手裏，還再四的誇獎道，「我以爲未必辦得到，那知你竟然有這樣意外的成功，如今我是放心了，我兒子眞可以成一個出人頭地的著作家，來與我做木匠的爭臉面，足見我當初捨得本送兒子讀書，主意實未嘗打錯呢，」接着把那劉伯齡三個字看了又看，越看越喜，又勉勵他道，「好孩子，這條路如今既已被你打出來，往後還得好好多用心去幹，我錢多着呢，」又吩咐家下人道，「做文章的人是要多用心思的，與我們做木匠的死賣力氣不同，別要叫孩子累壞了身子，趕快殺個雞，熬點參湯補補他的心血能，」他連說「不消，不消，還是穿買碰的錢乾折給我的好，」當又要着了八角錢，才跳了出去，然而他一出了大門，便拍拍腦袋長嘆道，「好險，這幾天正被父親催得厲害，眼見得要交代不了，那知竟徼倖的得着這個結果，只可笑那主任先生，以爲我眞個恭維他佩服他，登出那段妙文來替他標榜，誰知反被我利用了去作一種騙老子的錢的手段，我想這種妙文若是都能像我騙得來兩塊八角錢稿費，世界上的著作家必定要賺添出好幾大車咧，如今總算我有志竟成，不妨拿這個法子常常試用，好在雜誌很多，當主任的大概都歡喜有人恭維，每一家去試用一次，足可敷衍一些日子呢，

## 與小隱論綠牡丹
（含潔）

小隱論綠牡丹，謂其質美未學，余不敢與小隱辯也，謂其質美未學，而遂抑之於程荀之次，則余又不能不與小隱辯也，綠之質美，爲程荀所不逮，論者固衆口一詞，不第小隱之言爲然矣，以言乎學，則戲雖小道，義極精深，畢生研攻，尚有止境，綠之年甫十有七耳，而小隱固習見老伶工者，且非子雲石頭，貼非桂鳳小朵，踩不足辱其一盼，其於藝事，尊流宗仰，小隱對之，且深至不滿，更何論綠牡丹，故小隱謂綠質美未學，余不敢與小隱辯也，若謂綠質美未學，而遂抑之於程荀之次，則余竊有大惑不解者矣，綠固未學，若程荀者，小隱遂認爲學已深造耶，夫一藝之成，天賦與學力，不可偏廢，誠如小隱所云，程荀學勝於質，而綠則質勝於學，然則三人相衡，適得其平，正亦未可揚彼而抑此，而況程荀之學力，固未必使足以勝綠哉，此余之所以不能不與小隱辯也，

論旦角者，當然色藝並重，綠之扮相，雖蘭芳亦不多讓，遑論程荀，若言藝事，則三人各有短長，亦復未易軒輊，小隱不觀綠劇，殆三年矣，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況三年之久乎，小隱謂綠三年之後，可以超程邁荀，余謂小隱目中之綠牡丹，尙是三年以前之綠牡丹也，若今日之綠牡丹，則正小隱所謂三年以後之綠牡丹矣，小隱能一觀綠劇，當信余言之不虛誣也，

論劇之精，余自知不逮小隱，若綠則固余日常相見之人也，余觀綠劇獨多，其藝事之優劣，知之最深，故小隱之評綠，或不若余之恰當而確切也，至於小隱之言綠力弱，用意良厚，余固愛綠故不拜嘉，亦猶望小隱之能時時見規，匡其不逮耳，

金剛鑽報出版 金剛不壞 天台山農祝

## 如是我聞
（香）

鄭醉民撰辦梨花雜誌一種，內分照片劇評劇本名伶小史票房紀錄等十餘門，刻正四出徵稿，定甲子正月出版，

春華舞台定二十日重行開鑼，角色略有出入，

王又宸小翠花登台之第一夕，僅售七成半座，

## 之眾綠訊
（下） 曼英自烟台寄

兩園園主，均親至旅館請綠，請綠演唱，綠曰，我於兩園，無左右袒，孰得永善之允許者，則我歸之耳，兩園主乃允當急足赴大連，與王某安商，翌日大連電至，允分借半月，兩園以拈鬮定之，拈得「先」字者唱三日，拈得「後」字者唱十二日，綠聞電，疑之，又以拈鬮之法，跡近嬉弄，益大怒，欲親自發電詰王某，孟大驚，乃自承此電出於揑造，蓋孟與兩園遣往大連者謀，假王某之名以拍發者，綠乃自擬電詢王，而丹桂瀛洲兩園，亦四出託人，向電交馳，詰日，王復電至，允分借六日，兩園各唱三日，丹桂先而瀛洲後，每日除假還永善包銀一百廿元之外，別酬綠二百元，合計每天三百二十元，錢到方可演唱，丹桂瀛洲俱一一承諾，議既定，綠遂於廿七晚在丹桂登台，連演三夕，每夕六時後，即座無隙地，台上加座百餘，後至者願出聽廂價，站立夾道中觀之，七時以後，即插足之地亦無，乃將大門緊閉，拒而不納，三日所演，均新編歌劇，觀者靡不歡賞，其中尤以風塵三俠一劇，最博人歡迎，賣座亦最盛，三日合計售得洋六千餘元，初一日起，改赴瀛洲，其盛況一似丹桂，今兩園主，爭先與綠約，請其

## 牡丹花下犬吠聲
（龍雲）

上一期的晶報上，登着一張插畫，畫的是一朵牡丹花，花心中間，有一個古裝的美人頭，花的兩旁，還有兩個小小的狗頭，好像在那裡狂吠的樣子，底下寫着一行字道，「牡丹雖好，全憑綠葉扶持，」我看了不懂，拿去請教我的朋友，那位朋友說道，近來袁王子和步山人在晶報上大捧白牡丹，這張插畫，想來就是畫的這一段事情了，你看那兩個小狗頭，一遞一聲，吠得何等起勁呀，這樣大捧而特捧，還怕那白牡丹不變成紅牡丹嗎，我說道，吠，原來是這個意思，

## 山人聽笛
（哈哈）

前天我偶然在張辛酉年八月十四日的晶報看看，見他登着一篇林屋山人的「大世界最書談」，裏邊有幾句道，「晚香玉破笛聲也，晚香並村笛存也，破笛失，村笛無膝，」但我近來聞得山人每夕必到大世界去，聽破笛和村笛的聲音，這是什麼緣故呢，

## 社會小說 奈何天（四）
（吳門程瞻廬著）

第一回 章功甫縱談說部 魏儒齋痛言觀報

待要寫時，似乎暴露社會的弱點，待要不寫時，又不能督促社會的進化，沒奈何存了一個知我罪我聽諸他人的心，硬着手腕，把這炎涼世態，險惡人情，寫一個淋漓盡致，文章隨時會爲轉移，做書的總不着美滿的社會，所以近世的社會小說，總是描寫這種種缺陷，這叫做做書的不負社會，卻是社會負做書的，人家見了這部書，免不得唉聲歎氣，可是做書人的心理，卻正要借着這部小說，博人家的唉聲歎氣，越是唉聲歎氣，越見得社會不良，越使人家有徹底的覺悟，汲汲乎謀個相當方法，救濟社會的種種缺陷，你怎麼不諒做書的苦心，卻把做書人來錯怪，功甫道完一席話，卻把魏老先生聽得顛頭播腦，津津有味，便道，功甫，不料你有這般的見解，你有這般的見解，我要尊你一聲章功甫先生，這叫做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功甫笑道，這不過是個人的私見罷了，值得甚麼，魏老先生兀自顛頭道，怎說是個人私見，卻是至理名言，顛撲不破，你筆下是很來得的，既有這般的眼光，合該也做一部長篇小說，針砭針砭現在的社會，功甫道，要做小說，談何容易，有了看小說的眼光，未必即有做小說的筆仗，眼光和筆仗，各走着一條路，儘有評起小說來，目空一世，品評中肯，比及自己提起這枝筆，卻只平淡無奇，卑卑不足道，這教做眼高手低，我正犯着這個病，怎敢輕易動筆，（未完）